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之三十 前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教諭譚 璋 校正

○禮門

廟制類

熙寧五年三月中書門下言准治平四年勑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嚳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齊聖有功又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請制禮實在聖時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所奏下兩制詳儀而擇取其當詔下學士院集兩制詳

議於是學士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號上議
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
以稷契為始祖者以其皆承稷契之本統故也云云太祖受命之初立
新廟自僖祖始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然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
以為僖祖不當比稷契為始祖則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
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况於毀其廟遷其主而下祔於子孫之室豈所
以稱祖宗尊祖之意哉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於太廟今遷僖祖之主而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宣祖祫祭
之時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甚於此臣以謂宜以僖祖之廟為太
祖合於先王之禮意翰林韓維別議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
所由起奉以為祖所以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
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蓋有天
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魯三家今直以稷
契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可乎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

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稷契何與哉南宮
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
者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所
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
所以興契不為無所與也正考甫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
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四世而
興稷勤周十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是數子生於周代其所言
皆親聞而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
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
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
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
於太祖高祖也然迎迎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
始若以稷契奉之切恐於古無所攷而於今亦未有所安也臣以為仍
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

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內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
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向禮尤不順
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如絳所議非臣所敢同也天章待制孫
固上議曰太祖受天命一四海創業垂統為萬世立無窮之基其為宋
始祖而配天受享理任不疑今乃欲以僖祖為始封之祖復其祧主夫
既以僖祖為始祖則遂受配郊天此臣切所未安也七世之廟親盡而
祧此萬世之通法故僖祖之主於陛下之世以親盡而祧在禮適為正
而今以為人必本乎祖太祖既以追尊僖祖則今日當以僖祖為本始
之祖是未推王者興起有殊異而所當之世各不同也夫開國者其先
嘗有功而受封則後之子孫有天下而推以為始祖可矣若夫膺天受
命特起而得天下者為太祖亦宜矣此人情之所順而前世之所已行
者也今議者曰方今天下隆平不愧治古而禮樂文物宜鄙絕漢唐之
所行而純取三代之制以為法故有僖祖與稷契無異之說臣恐以為
過矣本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之王本由契稷故自湯武而上其流有

源皆可推而放之契布五教民以知禮其興雖畧與周同而猶不若周之懿也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行累功以至太王王季世世修德迨文武受命而得天下則源流之來豈不有自哉仲尼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夫自周而上堯舜夏商之世非不美也其祭祀之禮仲尼不談而獨舉周者豈非其得與世獨為備乎故曰周公其人言惟周公能備此禮爾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德能配天也夫以文武之王而不得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爾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不當舍文武而及他人且後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剏業之君而遠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禮而近人情者哉云云

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帝不得為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舂陵而祖高宗景皇帝唐始封之君而元皇帝神堯之父也臣觀高祖之時以景皇帝為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圓丘景皇帝不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請復以景皇郊配天地黎幹力詰其非而正之夫景皇帝親授唐國之封且不得

預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為始祖臣亦慮其難矣太祖受周禪
僖祖始被追尊而建隆之郊配以宣祖僖祖且不得預焉夫以太宗真
宗仁宗英宗之世未嘗郊祀僖祖而陛下一旦隆而祀之蓋有所隆者
必有所替今使太祖之祀有替於四宗之時此豈陛下孝思之心哉故
曰禮別子為祖稷契帝嚳之子而得姓者故商周以為祖而奉之今宋
自僖祖為始祖臣曰不然若以得姓者為祖則趙之得姓自造父封於
趙城而趙襄始得姓今若受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襄可乎或又
曰今但欲存僖祖為始祖爾至於配天未可輕議也臣曰是不可也既
以僖祖為始祖始祖必配天則太祖祀替矣此臣所為不可者也今太
廟一堂夾室在西祧主藏室中而居順祖之右非所謂下祔子孫之室
而替其尊也猶以為不可則乞特為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
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居東
向之位太宗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
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若以僖祖

立廟為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之非祖今因情制禮取聖人之制
為萬世法不亦美歟。詔以韓繼元絳等二狀并孫固所議下太常禮
院詳定時秘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凡物有無窮而理固有限以有限制
無窮此禮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七廟據其世數之上下迭毀而
七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高祖而
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也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
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為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
自考廟而上至顯考之外而必祧也自二祧而上惟始封君而必祖也
借無始封之君則亦祖受命而王者爾如祖之臣見其有以八廟未見
其所謂七也七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禮
為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為
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
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伏惟我朝宗廟英宗則考廟也仁宗則
王考廟也真宗則皇考廟也太宗則顯考廟也太祖則祖考廟也宋無

始封之君因以太祖為祖考理勢然也以太祖為祖考則僖祖之廟非
契稷始封之比當太祖之時固宜在四親廟當陛下之今日世數差遠
在顯考之外則理所宜所宜祧者也臣以祭法㮋之僖祖宜在二祧之
域不宜不祧決矣如顯考外而不祧臣疑祭法非先王法也或或禮不
王不禘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商周雖祖契稷湯文然猶
不絶嚳也宋既祖太祖亦可以絶僖祖乎臣曰是祧也非所謂絶也猶
有祧廟焉亦有追享焉顧遠之於無事禘祫而後及之耳按祭法有虞
氏禘黃帝而郊高陽祖嚳而宗堯商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人
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舜繼堯之大統此則祖堯之父也周則
不然稷始封之祖也非獨廟之又從而郊之重之也於嚳則遠祖也非
獨不廟焉禘而後及之爾禘帝嚳者自有虞氏商人祖之此周所以不
立嚳廟而獨廟姜嫄也彼商周之於嚳禘而後及之然則今之僖祖亦
禘祫而後及之不亦可乎 云云 今者之議將取正之變乎亦取變之正
乎是以亦取其變之正者況太廟一歲而數祭禘祫數年而後及如此

則太祖之尊一歲而壹享遠祖之尊數歲而一伸於以求之禮法叅之
人情是亦變之正也今苟祧僖祖而祖太祖則如是可也苟不祧僖祖
則是太祖膂運立極為子孫立萬世之基本而不得專享東向之位臣
恐宗廟神室未安於此也臣雖非兩制且覩大議不容噤嘿輙貢愚瞽
議格不下。十月判太常寺張師顏張公裕梁燾等議曰天下大禮莫
重於宗廟是以聖王重之必務極其至當伏惟僖祖神主祧藏夾室於
禮不順有司失之矣宜其輔臣建王明詔博訪垂萬世法然議者因其
藏主有失遂欲推為始祖臣敢為此議昔商周之興本於契稷考諸前
載其指有二曰因其始封也蒙其功德也其傳已久其禮素定後世無
得而易之奉為太祖以主廟祀有以盡一時之宜也詩之長發言商家
興發之久歷虞夏之世其來遠矣昊天有成命言后稷已有王命生民
思文皆歌后稷之功不可謂為祖不因功德也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
起下因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為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晉祖宣
帝則征西迭毀唐祖景皇則洪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

稷之明例也旣以法契稷則上之親廟不得不毀勢當然也借使魏晉欲不祖武宣而越取處士征西下惟上推世數更當及於何人且其以始封何唐有天下因以為法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臣等取之要之始封世近則親廟不可不立若特以親廟及遠便為始祖舍始封而抑之則前古未之聞也國家治平四年以僖祖親盡而祧之秦景祐書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而議者曰商周之祖自以別子之故非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元絳等議如此是不然也別子之法自謂公子不繼世故子孫為大夫士者祖之百世不遷非天子諸侯之禮也使湯武但為諸侯則尚不祖此別子況天下之君而可用大夫士之法乎宋之為宋由太祖首創洪業建大號於天下異乎商周之為商周可知也僖祖雖為聖裔之先而有廟直由太祖親盡則遷右之正義今欲以有廟之始為說拔而進之以為始祖臣固疑其與契稷異矣必欲據此則又有可言者蓋三昭三穆是一定之論也國初張昭任徹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沿近制請立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不同諸侯使廟數備

六則憑當上推两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若謂世次
不可推則斯言也詔旨所不著史臣所不録歷百餘年莫知當時之實
不敢以私意逆推而言也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
祭虛其東面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自祖宗以來不以太祖之位易之
今而易之恐失祖宗之意矣或謂儀禮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
之所自出今謂始封為太祖乃諸侯制也臣以為遠祖受封子孫世襲
親雖盡而廟不毀是謂諸侯及其太祖也若始封之君既已為其國之
祖矣後世子孫自諸侯而為天子則始祖不易理勢自然是謂天子及
其始祖也若必求大微之精神靈之感謂為始祖之所自出将見遷就
生說奇譎無他彌失聖人之意矣唐神龍初議云既立七廟須崇始祖
而張齊賢云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前儒議之熟矣大抵契
稷不以功德為祖無必然之論特起之君自為一代之祖無不可之理
若乃藏主未順宜以改之盖夾室者子孫廟之偏室非廟之正也議者
謂神道尚右失其旨矣然則僖祖之主 必有所歸按周禮守祧掌守先

公先王之廟祧廟則有事脩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所謂廟者后稷文武諸廟也祧者所藏先公先王之遷主也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僖祖猶周之先公也乞倣此例築別廟以藏之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大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仍舊無改事之宜而情之順也晉永和中尚書議云周人之王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帝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從孫也祫祭在上是代太祖也范宣謂可築一室以居四主四主迭遷則宣位正矣自虞喜韋泓蔡謨之徒並同其議唐陳京議請據魏晉舊制築別廟以藏獻懿柳冕等七十餘人亦同其說雖爭藏於興聖廟然本無異於別室也惟顏真卿引蔡謨權居東向之一句而不本其改築之議獲譏於時此前世之論皆有考據同知禮院蘇悅議曰三代廟數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推先儒謂夏五廟商人六廟周人七廟竊惟先王之道未嘗不同其歸而制作名數不能無小變損益以從時者其於祖禰祖考稱情立文之意則一也至於立廟或五或六七者所因之迹有隆殺故制禮以報之不得而同也秦漢而下

禮廢缺多不足法而猶有能適變合情足以便一時而已聖朝追原先
帝事祖之意欲盡傳聞之所及正於其所不及而因奉以為始祖又以
正神靈之班尊尊之至也臣伏思僖祖與商周之祖雖謚謀隱德無所
先後而時有汙隆道有顯晦故其迹亦緣而小異是宜追崇之禮因小
有損益庶乎稱情立文而為之極以遺萬世不刊之法也若乃七世之
廟必欲奉尊本雖降於商可也若於太廟右特立僖祖一廟則祖考不
為不祔於子孫此所謂有跳而無絕有遠而無遺者是矣臣維臣固謂
夾室在右為尊於正室不恩之甚非臣之所敢固也至於郊配之禮在
太祖之世嘗行之矣自太宗至于英宗不復追配而奉宣祖崇配臣觀
建議之文亦未嘗及追配之說如臣之愚謂仍舊便必若聖朝不欲於
太廟興作而務崇簡質追迹古始而參用近代之法庶乎易行則有唐
正元以懿獻二祖之祔於興聖德明之廟蓋尊咎陶武昭以為遠祖之
廟故升懿獻於尊卑為順也史記載趙氏之祖出於栢翳其後造父受
趙城之封子孫因以為氏今景靈聖祖每歲陛下躬行酌獻之禮亦近

於興聖德明之類歟若升祔信主或因以祀栢翳造父如唐德明興聖
之比則不爲下祔於子孫雖不合經而免於瀆祖亦因時制禮之道也
同判太常周孟陽同知禮院朱充國禮院檢詳文字楊傑議曰按儀禮
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注云太祖始封之君始祖者
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疏云及始祖所由出謂祭所感帝還以始祖配
之王者之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則不止稷與契也其實帝王皆
有所感而生也天子始祖並於親廟外祭之古制王者宗廟有始祖太祖之別諸侯則止於太祖
無始祖按詩生民之序曰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箋
云周之始祖其生之者姜嫄也疏云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爲始祖文
王爲太祖雝禘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感生謂之始祖而亦謂之太祖
若文王以受命之大惟稱太祖不得言始也雝之詩曰假哉皇考文武
惟后稷非身爲天子不得言維后故知雝之禘太祖謂文王也周以稷爲始祖
文王爲太祖與儀禮之文相表裏云云臣等參詳經傳古者必尊始祖配祀感生盖以
追崇統系亦始非謂推有功也諸侯則不然但推始封之君以爲太祖

而不及始祖也是以周有天下上推統系至于后稷后稷著帝嚳之子周不可以祖帝嚳以后稷為始祖商推統系上至于契契亦嚳之子商不可以祖帝嚳故以契為始祖示與諸侯之制異也至秦并六國自號始皇帝漢襲秦故以高皇為太祖之廟不復如禮經追崇始祖蓋用諸侯之制爾魏晉而下禮文殘缺爰及有唐雖世數之久而宗祧制度多不稽古本朝藝祖平定函夏追立親廟玉牒帝系自僖祖始僖祖而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僖祖之為始祖宜矣伏惟依禮經以僖祖為始祖配祀感生帝其舊制以宣祖配侑今請行其禮自餘祀享天地明堂祖宗配侑並如舊儀（臣按商以太甲太戊武丁為三宗周以文武為二祧世世不遷非三昭三穆之數兼觀景祐詔書太祖為帝者之祖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三廟萬世不遷則宜翼順三祖皆在昭穆之內）

同判太常章衡議曰儀禮義疏曰王者之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不止契稷而已詩序先民曰尊祖說者以為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故雖禘太祖為文王也自古有天下者必尊始祖秦漢而降典章殘缺廟祧遷次始失先王所以尊祖之意今陛下纂成大統恭事宗祏宜正有司之失以合先王之禮

伏惟尊僖祖為始祖而順祖神主在次當遷此所謂子為父屈以定七
世之制其於郊配則禮記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請以僖祖配上帝感生帝之祀而罷宣祖侑神之祀此所謂祖以孫尊
孫以祖屈以稱祖宗追孝之心自餘祀享配侑並如舊典於情文為順
○十月中書門下言云云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祏為尊或以本統
所承措之別宮為當類皆離經背理臣所不敢知伏請奉僖祖為太廟
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孟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有司遂
請以來年孟春薦享奉安○高宗建炎二年冬十一月己亥　上朝享
太廟紹興五年初太廟神主寓於溫州歲時薦享委之守臣司封林待
聘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
放古師行載王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府建太廟遣
太常少卿張銖奉安　上行款謁之禮○紹興六年起居舍人董棻等
論廟制癸未宰執奏事趙鼎曰今日召見百官就尚書省集議廟制士
曰太祖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居東向之位於太祖之廟而已哉仁

禮經無可疑士大夫必無異同之論十二年十二月言者謂自元豊始
賡景靈宮以奉　祖宗衣冠之遊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神遊猶
寄永嘉四孟薦享旋即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倣景
靈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粹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用慰　祖宗在天
之靈丁酉詔禮官討論申省遂建于新莊橋之西七月禮官修定景靈
宮四孟朝獻儀詔從之。紹興十九年著作郎劉章言禮莫重於祭而
郊廟為尤重　神宗元豊間嘗詔陸佃等編類成書今　陛下以明聖
之資當述作之任而縟儀未紀乞命官為紹興郊廟奉祀禮文以續元
豊之善　上納之

孝宗乾道八年太常卿黃鈞奏切謂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嚴分而辨
上下伏見四孟月大駕詣景靈宮朝獻皇帝與群臣俱拜於庭求之禮
經有所不合欲遵元豊之制每遇孟月朝獻褥位於東階之上西向乞
於見今朝享儀注內修定施行　詔從之

光宗紹熙二年正月　詔朕惟廟祧之制禮經具存迭毀所以明世數

遠近之常不遷所以昭祖宗功德之盛祖則惟一宗無定數昔商三宗
及周文武質諸載籍世世尊祀粤惟　國朝率循是典　太祖　太宗
俠開創之丕圖　真宗　仁宗茂守文　鴻業曁于　神宗厲精政治
景祐　元符載頌詔旨一祖四宗萬世不祧豈謂盛美肆我　高宗聖
神武文憲孝皇帝天錫勇智沉幾深畧真不世世武以撥亂文以致平
中興之烈高掩武丁内禪之意有光放勲文功數十不能盡宣仙馭賓
空威神如在至尊壽聖皇帝稽六藝之文安在天之靈厥既尊為高廟
而以時升祔矣推是不祧之典猶未遑議領于涼菲寔奉烝嘗茲周慶
遵聖父之訓不昭烈祖之光然而事大體重匪朕敢專宜令禮官詳議
以聞

宋朝宗廟裁製

興國二年禮院言按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室皆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
間四柱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即今太廟四室
每室三間將來　太祖升祔共成五室欲請依長安之制東西夾室外分

為五室每室二間詔恭依。至道三年又增太宗一室遂於東西各增
脩一間以藏冊室。景德二年十一月詔宗廟神食禮料委光禄寺精
細簡擇宫闈令點檢饌造。皇祐三年判三司磨勘同李徽之言國家
以火德王火生於寅王於午今太廟西向開門宜毀去以避申酉之位
帝曰徽之家世儒臣所言乃同巫祝然事緣宗廟亦當下太常宗正寺
詳定既而上言今太廟設西偏門所以邀止車馬而南向自有正門徽
之所請事涉不經不足采用從之。嘉祐八年修奉太廟使蔡襄以太
廟八室圖奏御請廣廟室并夾室為十八間從之

宋朝親饗

乾德元年十一月帝以親行郊禮服衮冕執鎮圭行享禮于四室注自
是親行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廟如儀
開寶九年三月以將幸西京四月雩祀于南郊詣太廟行享告之禮舊
儀將有事于南郊必先告太廟至是以將赴西京不欲載神主偕行故
禮官議行此禮是日帝常服乘步輦列仗衛百官班於廷不設樂埀止

一獻不行祼禮不飲福酒不祭七祀

端拱二年七月內出御札以八月內親享太廟以今歲為大有年令所司詳定儀注有司言按乘輿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別自東漢以來大駕以郊天法駕以享宗廟小駕以行幸又唐禮大駕郊天法駕祀明堂小駕拜授及行幸將來享廟請用法駕鹵簿既而以彗出東方下詔罷禮。

祥符五年閏十月以聖祖降詔詣太廟行告謝之禮命置五使如郊禮有司言用享禮一獻庭設官架殿上登歌無二舞帝欲重其事乃備三獻李宗諤上奠獻登歌瑞安曲樂章是月七日恭謝太廟六室帝作奉先歌群臣畢賀。

慶曆三年蔡襄言周制四時享親之禮有九今寺觀則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薦獻宗廟帝謂輔臣曰朕三歲一祠郊廟而賚及天下今若歲歲親行則人皆有覬賞之心朕朝夕奉三聖御容於禁中未嘗敢怠也

嘉祐七年八月詔凡因郊親享太廟舊用犢一今用羊七豕七孟享臘享舊用羊二豕二今用羊七豕七禘祫攝事舊用羊四豕四今用羊七

豕七皇后廟孟享臘享舊用羊一豕一今用羊四豕四

高宗十三年正月己亥上親享太廟先是陰雲欲雪至此日霽霧澄皆誠孝所格王賞請宣付史館從之

祝文

端拱元年秘書監李至言著作局撰告享宗廟及諸祠祭祝文稱尊號唐室以來惟開元禮有之稽古者以為非禮會昌中從禮官議但稱嗣皇帝某則其祝文久不稱號明矣且尊號起於近代請與舊典告享宗廟稱嗣皇帝臣某諸祠祭稱皇帝斯為得禮從之

正辭錄

端拱元年兼秘書監李至上言祭祀祠辭皆臨事撰進多不合典禮乃取舊祠一百九首增撰八十四首自為正辭三卷上之凡一百九十三首八十四新製餘因舊辭詔永為定式

祥符五年十二月詳定所言正辭錄祝文今請定前代帝王名臣稱號上從之 凡祝祠皇帝親祀則書之冊封禪用玉餘用竹皆中書省生

之有司常祀則書之板秘書省書之歲之常祀率用舊文其特祭如有

祈請命學士撰進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典史何部校正

○禮門

禮書類

自伏羲至黄帝五禮始具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及命伯夷典三禮論語云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則夏商亦有五禮然王制云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者冠昏喪祭鄉相見也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孔頴達之流曰此六禮教皆商禮也周有五禮十二教焉由二代而上始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樽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為射鄉食享合衆

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在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之天下使天下安皆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周之衰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路朱干玉戚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隨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魯不知尚羔則當時之知禮者蓋亦鮮矣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間稍損益而大抵苟簡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遜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

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
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
覲聘問射鄉食享師田學校冠昏喪祭之禮在者幾何漢興叔孫通之
綿蕝禮儀徒規當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卑齊魯二生之論禮樂必
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高賈誼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仲舒
對策以教化為大務而上方銳意武功不暇禮文之事王吉欲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顧述舊禮明主制而宣帝不納至成帝時得古磬於犍為
之水濱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而帝終不用世祖中興立明堂
建辟雍顯宗躬行其禮宗祀光武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
盛美矣然德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群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向未誤之故
也班固作禮樂志有曰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
家又復不傳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
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
以不章今大漢繼周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

而增歎也攷之於古有儀禮有周禮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有曰禮曰禮記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之記今其篇曰公冠禮曰士昏禮曰士相見禮曰鄉飲酒禮曰鄉射禮曰燕禮曰火射禮曰聘禮曰公食大夫禮曰覲禮曰喪服禮曰既久禮曰士虞禮曰特牲饋食禮曰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徹凡十七篇者即儀禮也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篇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為今儀禮藝文志所載則又有古經出於孔壁淹中者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皆古禮也后倉則有后氏曲臺記戴聖慶普實傳之在肅宗時則有曹褒新禮然次亭禮事依準舊典乃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在安帝時則有應劭漢官禮儀故事然亦朝廷制度百官典式皆出於劭之所立魏以王粲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晉初以荀顗鄭沖撰為新禮參攷古今更其節文而羊祜等並加刊定其後摯虞討論因以損益今曰決疑注者一是其遺文也江左刁叶荀崧補緝舊文附益朝儀蔡謨又踵修綴宋初因循並下

重述齊之永明王儉注定五禮自晉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
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後魏孝文率由其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範
煥乎有章北齊則楊休之元循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
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弘辛彥之等采梁及北齊儀注以為
五禮唐太宗時房元齡魏徵因隋之禮增以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等
為吉凶軍賓嘉之目而號曰正觀禮魏徵又以大戴禮綜彙不倫而更
作類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杜正倫之徒增正觀禮而為顯慶禮其文
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多希旨傅會議者非之詔復用正觀禮由是終
高宗時正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
之無復定制元宗開元之十年王嵒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
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而正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
折衷以為唐禮於是撰述於徐堅李銳而定於蕭嵩王仲丘為大唐開
元禮由是唐五禮之文稍備而用之雖時有損益之不能過也正元中
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於是而有郊祀録元和中韋公肅録開

元以後禮文損益於是而有禮閣新儀王彥威采隋唐沿革條次彙分而為元和新禮而又有曲臺禮續曲臺禮本傳故唐禮樂志曰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正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我宋朝建隆聶崇義則有重修三禮圖（唐張鎰三禮圖）開寶劉温叟之徒則有開寶通禮盧多遜則有通禮義纂雍熙邢昺則有分門禮選天禧王欽若李迪則有夫信大禮記天聖王皥則有禮閣新編景祐是育則有太常新禮皇祐王洙則有周禮禮器圖嘉祐歐陽脩蘇洵則有太常因革禮元祐陸農師則有禮象陳祥道則有禮書此皆本朝之言禮者也

朝儀

鄭康成之注玉藻曰天子諸侯皆有三朝曰外朝曰治朝曰燕朝蓋天子有五門一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門之外者外朝也小司寇朝士掌之路門之外者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門之內則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小司寇之職曰掌外朝之政以致萬

民而詢焉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
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之職曰掌外朝之法左
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
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此豈非所謂外朝者乎宰夫之
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司士之職正朝儀
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
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
門之左南面西上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
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此豈非治朝者乎太僕掌正王之服位
出入王之大命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
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
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此豈非所謂燕朝
者乎然通典所載則曰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在皐門之內二曰
中朝在路門之外三曰內朝即路寢之朝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之外

小司寇掌之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内臣位尊故丞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於内朝孤東南尊於卿大夫也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此通典四朝之說也至於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内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至於漢亦有中朝外朝之名劉輔傳曰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等俱上書而孟康注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霍光謂車千秋曰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光為大將軍而曰治内千秋為丞相而曰治外則是有中朝外朝之別也然中朝外朝之名必始於武帝以後此漢初制也漢初惟有叔孫通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令群臣朝十月平明謁者治禮次第而入殿廷陳車騎設兵衛張旗志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

西鄉賔行設九賔臚句傳百官執戟傳警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
次奉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無敢讙譁失禮則漢之朝儀莫盛於十
月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攷後漢志雖以每
月朔歲首為大朝賀舉觴上壽奏食舉之樂然每朔惟十月旦從故事
者正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若高祖諱講朝儀於長樂武帝受
計于甘泉顯宗朝正月於德陽此漢朝會之所也班固東都賦曰春王
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珍貢張衡東京
賦曰每歲元旦觀於殿下者數萬人賔臚傳命即將司階天子穆穆南
面然後司儀辨等以朝而天子禮以三揖詢問朝政行群臣燕飲之禮
以罷此漢元會之禮也魏王肅疏云漢初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
躬造反走之周昌武帝遊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
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缺觀此則是漢代五日一朝起自孝
宣而罷於成帝耳世祖中興紀述其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曰每旦者世
祖之勤勞也故其蹤容不同焉此漢常朝之制也以史攷之自蕭何置

未央宮前殿而漢有宮闈之禁自叔孫通制朝會而漢有君臣之禮召
文臣則見於宣室(賈誼何武)召武臣則見於武臺李陵不下司馬門則有罰
醉褻殿上則有劾奏臣怠慢於朝會宰相得檄召而戮辱之則猶知宮
闕之嚴而君臣之不相狎蓋至見於大臺而頗以常服朝踞廁視大將
軍而加以不冠見則何褻之甚也彼其溺於宴安而憚於禮法不樂於
外庭之檢束而便於內御之媟近故常朝之禮止於月朔此又其禮之
變也蘇武之典屬國蕭望之賜爵關內侯張禹之罷相就第孔光之為
太師皆朝朔望此又漢世朝朔望之禮也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
以歲時為朝臣馮參以列侯奉朝請世祖中興不任功臣其加優異者
皆以列侯奉朝請此又漢世奉朝請之制也若唐之朝儀冬正設仗以
朝萬國則於含元殿蓋唐之含元在周為外朝於唐為大朝也朔望起
居則於宣政殿蓋唐之宣政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於唐為正衙也
隻日常朝則於紫宸殿蓋唐之紫宸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於唐為
上閣也夫上閣之制果何所始乎自東晉之太極殿有東西閣之名故

唐置紫宸上閤所以法晉制也唐制凡遇紫宸則先立仗於正衙然後
喚仗自東西閤門而入故謂之入閤自元宗以前猶未有此制也開元
以後以朔望上食元宗欲避正殿遂移紫宸喚仗自閤門以入始有入
閤之名自後行之至昭宗時失其本旨乃以朔望御正衙而行入閤禮
宋建隆元年行於文德殿者皆是禮也蓋宋朝之大慶即唐之含元宋
朝之文德即唐之宣政宋朝之紫宸即唐之紫宸也開寶中諸儒增附
新禮遂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為上閤差舛尤甚淳化中太宗嘗
命張洎詳定儀注洎以為入閤之儀乃唐一時之禮非盛制也至寶元
二年仁宗又以問宋庠庠言開元本無此制請改舊儀歐陽脩與劉敞
論入閤之儀亦以唐日入閤而御前殿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自
明宗失之唐末或指朔望宣政為入閤亦為誤說至熙寧三年遂罷入
閤行正衙之制而朝儀遂為萬世法若夫景德之閤門儀制景德之合
班圖則定於梁顥李宗諤祥符之閤門儀制則定於陳彭年張知白祥
符之童晝入閤圖則定於楊徽之張洎大禮慶賀合班圖則定於天禧

紫宸垂拱立班圖則定於景祐至於康定之閤門儀制則定於章得象
李淑天聖之元會禮則始於王曾此皆宋朝之朝儀也

祭天地

禮記正義曰夫天有六歲有九祭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
仰立春之日祭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於南郊三也黃
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
日祭於西郊五也黑帝叶光紀立冬之日祭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禀五
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
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於明堂九也以經攷之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商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
稷鄭注云禘者冬至祭天於圜丘郊者夏至祭感生帝於南郊以禘嚳
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故知禘大於郊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
圜丘故以圜丘為禘也夫圜丘之禮何如禮大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
地上之圜丘太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王服大裘禮神之王以蒼

嚳配以帝嚳牲用犢其禮七獻其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
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
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此圜丘之禮也其餘感
生之禮何如孔太傅曰禮不王不禘王之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鄭注云禘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以郊以生者也故變郊稱禘因以
祈穀其壇則名曰太壇祭法曰燔柴於太壇配以稷配靈威仰牲用騂
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其禮亦以七獻禮
神之玉四圭有邸此祭感生之禮也五時迎氣之禮何如孔月令於四
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於五人帝春
以太皞夏以炎帝秋以少昊冬以顓帝各於其方為兆於近郊名曰太
壇神之玉則太宗伯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
方其禮亦以七獻其樂同於黃鍾此五時迎氣之禮也月令建巳之月
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旁配以五人帝命樂正習盛
樂舞皇舞月令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

祈穀實春秋曰龍見而雩此雩之禮也故孝經有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制季秋大享于明堂考工記周人明堂此明堂之禮也地祇有三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注云主崑崙者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黄琮配以后稷其樂則大司樂云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靁鼓靁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其神州地祇則王者所居五千里之内地也故不言丘而言郊其壇於北郊名曰泰折祭法曰瘞埋於泰折祭地也配亦以后稷其樂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至唐開元亦夏日至祀皇地祇於方丘孟冬祭神州于北郊此皇地祇神州地祇之禮也蓋五帝與昊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而不與天地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怒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祈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時郊此其

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黄鍾太呂之樂夏正以祀感生帝於南
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上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
帝耀魄寶也五帝大微之天地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時帝與感帝
以異其禮王肅嘗攷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
非天有天地則有五方備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黄
帝少皞顓帝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
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者春勾芒夏祝融中夫
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夏秋冬之臣各一人爾而冬有脩與熙者脩及
熙為元冥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器有權衡於色有青黑則有脩
熙宜矣更秦則與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祀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
祀五帝漢之祀天地之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
東以至壇有八觚以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騂駒龍馬一切後雍
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蠭起一時元始之間謬戾尤甚春秋
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洛陽之

陽兆北郊於洛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蕩廢殆盡唐禮樂志曰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至漢讖緯之書出以亂經自鄭元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由是郊丘明堂之論至於紛然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正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于南郊以祀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議以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由是盡黜鄭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丘議以為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既而蕭嵩撰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嗚呼禮之失也豈獨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為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為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為黷也古者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方丘在國之

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始合祭天地元宗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乃建元皇帝廟凡有事于上帝則廟獻於太清朝享于太廟然後有事于南郊遂為故事杜甫獻三禮賦是也終唐之世莫能改為禮者可不謹哉宋太祖在位十有七年行四大禮乾德中歷六年而方再講開寶中更五歲而祭于洛太宗自雍熙而至淳化凡十年而一郊真宗東封西祀往往率三年而一行大禮自仁宗以來三歲一郊始為定制其後分祭合祭之說議於元豐再議於元祐又再議於紹聖考之國朝會要在元豐時陳襄謂漢元始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猶漢歷唐千有餘年而以五月親祀北郊者惟魏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宗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耳請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王存則議欲以孟冬純陰用事之月有事于北郊張璪則欲以夏至日祭方丘陸佃則欲於冬至日親祠上帝於圜丘之比別祠於地

祇此元豐之所議者然也在元祐時曾肇言南郊非欵地之處冬至非
見地之時樂以圜鍾爲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燎柴升禋非祭地
之禮崔公度則以漢武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滴選休成天地
並況皆合祭之辭蘇轍則以爲欲當郊之歲先以夏至祀北郊有欲移
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皆不可行蘇轍則以
爲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
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此元祐之所議者然也在紹聖時黄
履林希等議請罷合祭天地張商英言神宗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
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此紹聖之所議者然也然國朝之制又有恭謝
天地之禮始於大中祥符之間冊行於天禧一如南郊之制仁宗皇帝
於明道嘉祐衿複即大慶殿行之如明堂故事因輟郊祀自是而後遂
不復講

真宗恭謝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三日奉天書於朝元殿恭謝上皇大帝聖祖配

位在東太祖太宗在西。天禧元年既上玉皇聖號寶冊符樂章禮

然別立壇壝於國南而儀物禮制悉如郊祀視五年之制為加盛矣

。祥符六年八月詔以來春親詣亳州太清宮行朝謁之禮先於東

宮置壇回日恭謝天地一如南郊之制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前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二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刋行
訓導表賓校正

○禮門

明堂

史記曰黃帝接萬靈於明庭即明堂也盖明堂之制起於黃帝其制有殿而無壁盖之以茅圜之以水宮垣為複道而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此出於公玉帶之說也唐虞祀五帝於五府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元矩此出於通典之所載也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牕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商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牕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以水名辟雍明堂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逮漢武帝招延儒雅好行典故太山比有古明堂基因欲脩之而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其制茅屋而以環之建武初營明堂循九室之制至于顯宗始成其事以饗祀神明以朝會諸侯

唐禮樂志曰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主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做像而衆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圜丘正觀中豆盧寬劉伯莊議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孔穎達以為非魏徵以謂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

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顔師古
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
章元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
也此奚足以取信哉謚及師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如此高宗改
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益紛然或以為九室或以
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帟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明堂亦
不能立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圜丘然明堂之說先代諸儒所說不
一通典注曰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所也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
王廟左傳魯僖公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
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
說不同者鄭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意以為三者
名異而制同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即云天子曰辟雍是
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也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疏云明堂
在國之陽是明堂與祖廟不得為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

太廟射饗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五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
崇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
如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準正論乃曰宗廟之中人所
致敬而使衆學處焉享射其中人愧慢黷非其理也宗廟鬼神所合祭
天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如準所論與鄭氏合宋朝皇祐二年仁宗議
明堂禮文彥轉等議以為藝祖有事南郊太宗射行祈穀之禮惟李秋
大享闕而未舉眞宗祥符初議行此禮然亦未遑明堂制度前代諸儒
議論皆異要必天子之路寢今大慶殿是也巳而內出御製天地祖宗
樂曲舞名降神酌獻奠幣入俎餘誠安而下章有其義而威功頌德古
文化俗所以為文武二舞之美稱者又皆足以彰盛德形容寓皇心肅
敬備薦獻之儀而循明靈之觀焉太常習肄惟謹惟虔是歲九月卯大
慶殿因事制宜為五綴室親御寶跗若篆飛白爍為華榜樂舞既作肸
蠁來格天地祖宗罔不咸喜帝之昭報之誠於是為盡而我宋盛典實
肇興於此焉是時王洙上言文彥傳等勒成皇祐大享明堂記凡二十

卷首為序至嘉祐八年再行是禮焉

社稷

祭法曰昔共工氏覇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厲山
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左
傳曰（昭公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有子曰柱為
稷自夏以上祀之其後以周棄為稷自商以來祀之通典說顓帝祀共
工子句龍為社烈山氏子柱為稷高辛氏唐虞夏因之商湯以旱而遷
社故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周天子立三社曰太社曰
王社曰亳社諸侯亦三社曰國社曰侯社曰置社蓋太社國社為百姓
而立者也王社侯社自於籍田而立之也亳社遷國之社也立名雖異
其神則同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諸侯之土則以當方之土大夫以下
各以地所宜木而立之禮神之玉皆用兩圭有邸其牲王制云天子祭
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祭之日王及尸皆服絺冕樂
則太司樂云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酌以三獻漢高帝初起

禱豐枌榆社二年入關因命縣為公社於是而有公社之名平帝時奏
事者有曰漢興已有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於是而有官社官稷之號
後漢光武立太社稷于洛陽歲三祠而太社之名立然自漢後但太社
有稷而官社無稷魏明帝遂立帝社而帝社之名彰晉元明中則有太
稷梁大同中則又加官稷唐於仲春仲秋則祭太社太稷神龍初改先
農壇為帝社於太壇西而立帝稷其禮與太社太稷無異開元十九年
停帝稷而祀神農復以后稷而為配天寶三載於是而升社稷為大祀
此歷代之沿革也然社稷之義先儒所說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
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
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
非理地之神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各有通但昔來所習謂鄭為長及
白虎通曰土地廣博不可徧祀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
示有土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為衆多故稷為長此言得之矣雖然
昔共工氏龍有平水之功高陽氏之子黎亦有平土之功是故祭社之

日取二子而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今之配祀者謂之龍可也黎亦可也何嫌於二名彼耶直以龍與黎爲社之正神非配社昔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社爲土神則當食以水不當兼用羊豕也殊不知用牲祭地禮也社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爲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羊豕吾益知社爲土之正神而無疑也烈山氏之子柱有布穀之功厲山氏之子農亦有播穀之功是故祭稷之日取二子以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今之配祀者謂之柱可也農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柱與農爲稷之正神而非配稷者又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稷爲穀神則當祀以牲不當復用粢黍也殊不知用牲祭地禮也稷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爲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吾安得不用稷黍吾今知稷爲穀之正神而無疑也

雜祭祀

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洪範八政三曰祀太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林川澤

曰貍沉祭風師雨師曰槱燎祭四方百物曰疈辜是類是禡師祭也既
伯祭禱馬祭也除惡之祭為祓會福之祭為會告事求福曰禱絜意以
享為禋禱雨為雩禱明為禜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
聰明者神或降之乃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歷代人君罔不
徧走群望咸秩無文故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蔡鬼神顓帝亦絜誠以
祭祀其後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所以陰陽和而萬物遂也以
今攷之在古有雩祭之禮有朝日夕月之禮有祀山川之禮有六宗之
禮有七祀之禮有司寒之祭有蜡臘之祭夫雩者何也月令仲夏之月
命有司祀祈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
於民者以祈護實昔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漢承秦雩壇禮廢後
漢自立春而至于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
求雨東晉穆帝制雩壇梁天監中停柴燎而用沈也唐武德初孟夏雩
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觀雩祀于南郊開元旱則大雩此雩祭之禮也
夫日月之禮何也周制以柴祀日月星辰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王

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
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郊之祭天配天而主
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漢武始郊太一朝日
夕月改周法其後常於以郊太時質明出竹宮東向揖日西向揖月魏
文帝以為非尊天之道明帝春始朝日于東郊秋夕月于西郊始得古
禮晉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柳子厚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
問曰古人夕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柳曰古者旦見曰朝暮見
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
日入而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
儀夕則兩即向瑣闥拜謂之夕即亦此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
月義曰春朝日秋夕月此朝日夕月之禮也夫祀山川之禮何也周制
以血祭祭五嶽之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一歲凡四祭迎氣一也郊天二
也大雩三也大蜡四也禮神之玉兩圭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
酌用五獻秦并天下令祠官所當奉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自崤以

東名山大川祠曰太室嵩高也常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名川四曰河渭臨晉汭祠溪中湫泉祠朝那江水祠黑漢孝文增修山川群祀武帝因延循其禮名山大川後漢章帝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唐武德正觀之制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此祀山川之禮也夫六宗者何也通典曰周制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以如之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孔光劉歆等以乾坤六子為六宗後漢安帝立六宗祀特歐陽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鄭元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六宗馬融謂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孔安國按孔叢子孔子之說謂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是為六宗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魏明帝立六宗祀祀六子之卦晉罷其祀劉邵以為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後魏立六宗

祀孝文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通典謂張迪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三等並不堪錄後魏孝文以天皇大帝五帝為六宗於義為當崔靈恩三禮義宗謂六宗之神宗儒所釋義各不同義雖不同亦各有通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云天宗六宗之神李郃謂六宗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晉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劉昭稱孔叢子之言若果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正謂未必然耳至昭以六宗為祭祀則穿鑿甚矣惟晉司馬彪曰周禮無六宗之兆祭法無六宗之文不宜特立祀也此六宗之說也夫七祀者何也商制天子祭五祀周制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竈諸侯為國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庶人一祀兩漢魏晉立五祀井皆與焉白虎通云戶竈門井中霤唐開元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夫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家語則以為

重該脩熈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户竈中霤白虎通劉昭
范曄高堂隆之待士五祀為門井户竈中霤鄭氏釋太宗伯之五祀則
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
祭法之說〔隋〕〔唐〕祭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
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此七祀之禮也夫司寒者何也月令仲春之月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鄭注云祭司寒而出冰春秋傳曰古者日
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昭四年）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
牝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
祿冰皆與焉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牝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鑿井
而藏之仲春開冰此司寒之禮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大蜡臘者何也郊
特牲云天子大蜡八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猫虎也坊也水庸
也昆蟲也〔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
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

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祭坊與
水庸事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
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鄭氏曰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
正義曰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也[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
大蜡蔡邕月令章句曰總謂之臘籥章國祭蠟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
老物羅氏蜡則作羅襦秦漢曰臘漢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
農大享臘[唐]正觀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宋]朝建隆初有司言以
火德王請以戌日為臘元豐六年蜡祭曰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
而息民祭在蜡祭之後此蜡臘之禮也其他在秦則有陳寶祠有伏祠
有八神祠漢則有蚩尤祠靈星祠高禖祠太室祠嵩呼宋朝承唐制又
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用太祀禮東南曰招搖正東曰權星東北曰太陰
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
曰青龍景祐二年章得象詳定江淵之說隨每年貴神飛棊之方旋定

祭位從之然所謂太乙者又有十神太乙之名如曰五福天乙之號君基臣基民基之號此皆雜祭之類也雖然古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益以民爲神之主也文帝切以愛民而謂禬禳之事足以佑民也廣壇場增圭幣除秘祝之官以爲祈福其爲事已舛矣宣室之問未遑他事而急於鬼神之問豈以鬼神之福能有以陰助斯民乎迨至武帝又甚焉而其心則爲已不爲民矣巡海而求神人築宮而封泰一祝吏祠官相望於名山大川之上一切妄祭淫祠以徼福於已百姓困而國用竭福何有於已哉終漢之末一歲凡三萬七千祠胡廣謂班固郊祀志宜去鬼神仙道之語置韋賢宗廟迭毀議于其中則其祀事庶得以類相從矣夫孟堅合宗廟之議而專志於郊祀固未爲得至於漢武之淫祀以爲後世戒其旨深矣安得以去爲哉

時祭禘祫

通典曰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夏因于虞商因于夏王制曰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聲特牲云臭味未成滌

湯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周]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乃以
禘為盛祭之名大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
王以烝冬享先王詩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之祭名也其祭
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行九獻之禮祭
之日王服袞冕而入廟尸入奏肆夏王以珪瓚獻尸尸以祼禮降神此
祼神之一獻也後以璋瓚獻尸此為二獻也王迎牲奏昭夏始行朝踐
之禮此三獻也後於是獻朝事之籩此四獻也至薦熟時謂之饋食此
五獻也后薦饋食之籩此六獻也王以醴齊酌尸謂之朝獻此七獻也
后薦加事之籩豆此八獻也卿諸侯為賓者以王爵酌盎齊備卒食三
獻是為九獻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之舞以樂尸九獻之
後更行三爵謂之加爵卽行旅酬無算之爵而後尸出焉厥明遂繹于
祊此將享之禮也時享之外則有禘有祫王制曰天子犆 特 礿祫禘祫
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
犆一祫嘗祫烝祫盖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此[夏][商]

之制也圓周制天子諸侯五年殷祭一禘一祫禘以夏祫以秋祫者毀廟
未毀廟皆合升于太祖禘則不及親廟祖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
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如先祫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
定公宣公皆八年皆禘以再殷祭而推之也通典議曰聖人制禮合諸
天道使不數不怠故有四時之祭焉而又設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
孝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祫二禮俱為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差殊
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元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
祭之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通經訓鄭義為長嘗試
論之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祫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
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及於太祖則小於祫矣曾子問
王於夫子曰日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則知禘小於祫明
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二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
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缺也後漢光武詔張純議禘祫之禮而純

以為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閒遵
為禘祭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禘之為言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祫禘以冬帝從之自
是禘祫遂定後魏孝文太和中詔議禘祫而游明根高閭等各陳其義
孝文遂兩從王鄭二議禘祫并為一名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
禘亦為後法唐禮樂志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審
諦其尊卑此禘祫之義而為禮者失之至於年數不同祖宗失位而議
者莫知所從禮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傳曰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
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史元璨等議以為祫而後禘自是而後
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二年禘常在祫後二
年魯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元璨等言有
經據遂從之而開元六年而祫明年而禘自是而後禘祫各自以年不
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始覺其非乃議
以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

元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而後三而邈以謂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則不同焉宋朝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天聖三年祫饗太廟帝問輔臣以祫饗之禮王欽若等奏曰祫者合也宗廟之禮每三年權遷神主出廟室就前楹而 之所以謹時思而合祀事以象太宗子有收族合食之義也

禘祫

歐陽公之作〔唐〕禮樂志有曰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審禘其尊卑此禘祫之義而為禮者失之愚嘗三復是說而後知世之議禮者徒惑於紛紜之異同而皆未明其義也古者聖人制禮取法天道以事其祖三年一閏天氣小備故三年一祫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五年一禘是故〔周〕制五年殷制一祫一禘祫者毀廟未毀廟皆是升合于太祖所謂合食于太祖也禘者惟及於毀廟而不及於親廟所以審禘其尊卑也自是制不明載於周禮而鄭氏於肆獻饋食在四方之

上則是祫也禘也而祫禘之說始見於周禮之法至王制所載天子犆
礿祫禘祫嘗祫烝而說者又以為夏商之制此所以起異同紛紛之論
也自今考之諸儒之論莫同異於小大之說也馬融王肅則以為禘大
而祫小鄭康成則以為祫大而禘小為融肅之說者曰孔子言禘自既
灌而往禘祫大祭而獨舉禘則祫可知故於是而以禘為大鄭康成之
說者曰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
於太祖則小於祫矣故於是而以祫為大愚以為小大之異不必深辨
惟明乎禘祫之義則古人尊祖之意得矣諸儒之論莫異同於先後之
說也鄭氏用高堂隆說則以為前三後二徐邈之說則以為前二後三
駁鄭氏者曰三年而祫為月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駁徐氏者曰禘
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祫至唐用徐邈之說則
以為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而置一禘祫焉由是一禘一祫在
五年之間愚以為前後之說不必深辨惟深明乎禘祫之義則古人尊

祖之意得矣不特此也禘祫之祭蓋兩祭也而賈逵劉歆以禘祫為一祭而二名是其名之辨又不一矣禘以夏祫以秋此古制也張純則以祫為冬祭其說曰物備禮成故合聚而祭之是其時之用又不同矣宗廟之禮止於九獻此古制也而先儒則曰大祫十有二獻社祏通典載禘祭一如祫祭所異者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六代之樂禘則用四代而無降神之樂是又其禮之用為不同要知明其義則名之不同亦何惑於明時之不同亦何拘於時禮之不同亦何泥於禮歐公之言蓋深知禮者矣鄭氏又謂禘其祖乃祭感生帝其說尤為無據而王肅則以為祭始祖之父王氏之議祫而後禘則是禘止於一時至後魏之論禮則以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人自為說卒莫能定此議禮之家所以名為聚訟也漢唐之間禮意不明光武中興在位亦既久矣而禘祭之禮僅能再舉是不幾於疏而怠乎唐元宗時行禘祫禮各自以年不自通數凡七祫五禘而其後禘與祫乃并於正歲是不幾於數而瀆乎漢官舊儀雖載三年一大祫之制而未能盡行唐開元禮

雖有禘祫之制而未必合古此豈非諸生之過歟惟我宋朝三年一祫以孟夏五年一禘以孟冬其制已合於古而又群臣之論足以發明乎古人制禮之義故其禮爲益全天聖中王欽若爲祫饗對則有謹時思而合祀事以象夫宗子収族合食之義熙寧中禮院言僖祖爲始祖則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而其下則以昭穆爲序焉猗歟盛哉禘祫之義久失於漢唐而獨明於我宋豈非諸儒講學之功乎

仲春群祀 高禖 ○太一 ○朝日 ○釋奠 ○籍田 ○社稷

高禖之祀雖周官所載獨缺其文漢郊祀志不言其禮然攷之於古以來久矣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而毛氏傳則曰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禖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而毛氏傳則曰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自高辛氏有生契之祥故後王立高辛之祠以配高禖今其說載於孔穎達之正義者可攷也至漢武帝時得太子立高禖之祠而枚皐實爲祝辭漢高禖之祠則立于城南而仲春實行其禮晉後從東

晳之議以石為主而其祀浸重此祀高禖之禮也而虞植乃謂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媒此其說之不可信也太一之祀雖時祭之大經禮不載十神之說出於術家然攷之於史則有自來矣史記封禪書云天神貴者太乙而太乙之名已著班固郊祀志云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大牢祠三一而太乙實居其一今其所謂十神太乙或曰君基太乙或曰臣基太乙或曰太遊太乙而惟太乙無別名昔為最尊其說不為無謂也武帝祠于甘泉得神焉於渥洼水中遂次以為太乙之歌元宗時則以九宮貴神並祠之其禮始盛此祀太乙之禮也而說者謂太乙最尊更無別名遂以其別無名者對太遊而謂之小遊太乙此則說之不可信者也朝日之禮古禮也禮曰王搢大圭執鎮圭繅籍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之外自武帝郊泰畤而因以揖日故曰朝日之禮遂見於竹宮魏明帝朝日於東郊故朝日之禮又見於東郊蓋至於唐而朝日之禮乃謂之祀朝日此其禮之失也是以柳宗元作為朝日之說豈非欲復古乎釋奠之禮古

禮也大胥曰春入學舍采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自唐正
觀釋奠於學而詔孔穎達講孝經而其禮復盛自正觀從房元齡朱子
奢之議以孔子為先聖而其禮遂定至元宗釋奠講經而魚朝恩預焉
此則禮之失也故杜佑詳載其事於通典之書豈非欲以復古乎籍田
之禮古人重農之意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宣王不籍千
畝則虢公諫漢文躬耕籍田以為天下先建始躬耕潘岳作賦正觀籍
田文本須之此籍田之禮也然而月或用孟者蓋用呂不韋月令孟春
之說也月或用仲者蓋漢明帝唐開元所行之禮也其時說雖不同而
其禮則一也社稷之禮古人報本之意也曰春籍田而祈社稷又曰秋
報社稷漢高起豐立枌榆社光武洛陽立太社稷唐於仲春祭太社大
稷而其禮為重開元之時升為大祀而其禮尤重此社稷之禮也然而
或以社為五土總神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以稷為原隰之神
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此鄭康成之說也或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
皆人鬼也非地之神此王肅馬融之說也其說雖不同而其禮則一也

宋朝仁宗重高禖之祀尤極其至景祐講壇屋牲幣之儀寶元去弓韣弓矢之制在康定則著為常祀在慶曆則復用弓韣皇祐中則詔壇徙高禖嘉祐則詔徙近郊宋朝尤重太乙之祠以太乙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役不興水旱不作在興國中則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乙在天聖中則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乙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禧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乙釋奠之禮自眞宗東幸其廟加展拜之儀增元聖之號定所祭二丁之日與明籩豆簠簋之數定內外三獻之官與頒儀注祭器之式此釋奠之禮至我朝而益盛雍熙籍田則太宗行之明道詩田則仁宗行之則籍田之禮為特備用三獻之官則見於景德正屋壇之制則見於天聖則社稷之禮為尤備

廟制昭穆

范祖禹作唐鑑論唐九室之制而以為天子七廟自古以來未之有改陸佃議禮於元豐有左右昭穆遞遷之說而何洵直以為於經傳無據

愚於是知議禮之家一斷以古則紛紛之疑皆可以迎刃而解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宗廟之制止於七廟禮曰辨廟祧之昭穆則昭穆之位一定不易其來久矣今以周制明之守祧八人蓋兼姜嫄之廟而為八則其為七廟也明矣自后稷以至昭王歷世無常而昭穆之位未嘗失次辨而叙之又有小史之職則其為定位也又明矣世之論廟制者乃曰唐虞五廟夏后因之至商周而始有七廟是說也杜佑以通典則載之說者又曰小記云王者立四廟則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西而已武二祧在七廟內是說也鄭康成注禮實取之惟其說之不同此世之論廟制者始紛紛而可疑要之以二說而斷之於古則亦何疑之有虞唐書載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則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為可驗也豈特商周為然哉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廟而穀梁家言天子七廟則是春秋戰國之時是說猶存至漢始有原廟有郡國廟而東都則又有所謂四親廟故是制始不明於漢唐初有四廟正觀中從朱子奢處太祖一室之議而廟以六室中宗增以七室開元則又增以九室

是制又不明於唐學者能以是攷之則杜佑之說可無疑矣商之三宗周之文武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祧也鄭康成惑小記之言而以文武不祧之廟在七廟之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君臣同等尊卑不別劉歆論之於漢韓愈論之於唐其言皆與肅同學者能以是攷之則康成之說於此可無疑矣世之論昭穆者乃曰昭穆遷徙固無常位周廟王季一遷則昔之右者今為左昔之左者今為右以左右通計其次序然後父子之尊卑不相瀆也說者又曰古者祔以其班祫以其班而尸又賜爵又以其班所謂班者父為昭子為穆昭不可遷於穆穆不可遷於昭父在穆行子君昭位而不嫌者昭自為昭穆自為穆左右相乖不相通也惟其說之不同此世之議昭穆者始紛紛然可疑要之二說而斷之以古則何疑之有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武王之時文王之廟為穆故雖至襄王歷十八君矣猶謂之穆富辰有言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

昭也十六國文王之子文王為穆故其子之國必謂之昭也康王之時武王之廟為昭故雖至襄王之世猶謂之昭富辰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武王之子武王為昭故其子之國必謂之穆也蓋三昭三穆左右異等左不可居於右猶右之不可居於左故助祭受爵名以昭穆存焉受氏又以王父之字故劉歆亦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代相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其說皆同學者能以是而攷之則或者之疑於是而無疑矣宋朝元祐中陳祥道作禮書其論廟制也則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其論昭穆也則曰宗廟有迭毀而昭穆之位則一定而不易夫禮學廢缺久矣歷漢歷唐未甚明闊數千百年而遂大明于我宋愚於是見本朝儒學之盛焉論禮者宜有故於此

群書考索卷三十二

前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刋行
元峯蕭泗校正

。禮門

禘祫類

王制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祭法 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商頌長發大禘也元鳥祀高宗也鄭后以為祀當為祫商四時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故長發大禘所以別四時之禘也周頌雝禘太祖也不言大蓋周以禘為盛祭巳更春祭曰祠夏祭曰禘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云宗

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正則是祫也禘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曰大事者何祫也）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

陳禮書

曰古者喪除朝廟合群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以合群祖為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禮不王不禘又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然則魯何以有禘春秋何以書之蓋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者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用於莊公之廟（禮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禘豈可施於群廟哉）禮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譏其失禮也漢平帝元始中祫祭明堂後漢張純以為禘也而章懷太子注云俱是大祭名可通也漢時以禘祫為一祭故其禮始紊光武自十八年幸長安祠高廟詔太常行禘禮至二十六年詔

問張純曰禘祫之禮不行幾年純奏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至是始復行議者以為光武之祭踈而怠矣（魏明帝詔曰漢氏四百年廢無禘禮）唐開元六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祫而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乃覺其非議者以為明皇之祭數而瀆矣國朝舊制三年一祫以孟夏五年一禘以孟冬禘祫之月不行時享以僖祖為始祖元豐中禮官言古者祼獻饋食禴祀烝嘗並為先王之享未嘗廢時祭故孔潁達正義以為天子夏為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禴秋為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請禘祫之月仍行時享從之其後禮官又以僖祖而上譜失其傳國家既求其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當缺又從之漢官舊儀載三年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毀廟神皆合食高祖南面昭西南穆東南。將祫祭前期十日肆師告其太宰太宗大史師執事而卜日既卜太宰眡滌濯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籩人陳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小史叙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九服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

冕等皆陳廟庭司服共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其日
太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
尸各位木主之左凡亡尸用九獻王入奏王夏后從王而入奏齊夏尸
入奏肆夏王乃珪瓚酌斝彝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
啐之奠之此為求神之始也此為一獻后以璋瓚亞獻此為二獻次奏
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
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
禮矣前禮及樂皆為求神謂之二始以周人尚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
牲入奏昭夏王親牽牲執鸞刀啓其血毛以行朝事之禮乃薦腥肉於
尸主前謂之朝踐之禮王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也后
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鍾之
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太武之詩獻后稷尸時樂同
降神樂章則歌思文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夾鍾舞大武以
享先祖樂章則歌天作獻文王尸歌清廟獻武王尸歌執競樂同先王

先公后薦之後遂以瑤爵亞獻凡四獻也至薦熟時迎尸入室王酌盎齊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酌醴齊以亞獻凡六獻也尸食訖王以泛齊酌尸謂之朝踐凡七獻也后乃薦加事籩豆后以盎齊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諸臣為賓酌沈齊以備卒食三獻凡九獻太祝設饌於廟門外以索祭名為祊既九獻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為旅酬之始來日又祭為繹。其禘祭肆師下日如祫祭九獻之節廟堂之樂所用樂章祊繹一如祫祭所異者但祭毀廟以上不及親廟禮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而立二尸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享于太廟是也其神主位按鄭元禘祫志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繹祭則同日

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云此蓋
夏商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
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正義曰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
者彼鄭注云禘當為礿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秋嘗鄭注云夏殷禮也
周改春曰祠夏曰礿案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又知周
以禘為殷祭者案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僖公八年七月禘
于太廟是禘為殷祭殷大也謂五年一大祭。王制曰天子犆音特礿祫
禘祫嘗祫烝注云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
犆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而後
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之夏祭曰礿
以禘為殷祭也正義曰案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
虞夏及商皆與周同祫亦三年為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為虞夏祫
祭每年皆為又云二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為之不三時俱

祫然案鄭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也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爲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商三時皆殷祭皇氏之說非也○王制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正義曰礿則不禘者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此從南方始南方諸侯春礿祭畢夏來朝故闕夏禘禘則不嘗者西方諸侯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嘗則不烝者北方諸侯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烝則不礿者東方諸侯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礿也然各廢一時餘三時皆祭諸侯礿犆者諸侯降於天子故礿在犆上也禘一犆一祫者言諸侯當時夏祭一禘之時不及禘祭唯犆一祫而已闕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爲大祭之祫也

議曰

聖人制禮合諸天道使不數不怠故有四時之祭焉而又設殷祭者因

天道之成以申孝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祫二禮俱是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殊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元注二禮以祫大禘非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大通經訓鄭義為長鄭試嘗論之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祫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大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祫矣又逸禮記祫于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合升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祫也祫則群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時文王以上毀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毀主自在二祧之廟而祭禘之以祫同得為盛祭則小於祫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主夫子曰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於祫明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

祭之時

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者以為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禘者所以審締昭穆而辨之各於其廟謂追及其祖之所自出故司尊彝又謂之追享禘其祼享先王其祼也猶事生之有享也享以陽為主故禘以夏太宗伯肆獻祼享先王指禘言之也祫者合也所以合聚群祖而食之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以其自三年之喪畢而朝於廟為始故司尊彝謂之朝享祫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事生之有食食陰也故祫以冬太宗伯饋食之享指祫言之也周禮。禘祭以為夏四月其說一也而於祫祭則或以為秋或以為冬如毛氏詩解閟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以祫為秋祭也崔靈恩亦云禘以夏者以審締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因次序而祭之。祫以秋者以合聚群生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是亦祫為秋祭也若果為秋祭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不若

張純之說以祫為冬祭其說曰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而祭之然二說或以秋或以冬皆取萬物成熟之時其時不同其意則一不如張純以冬十月為得其正祧。宗廟之享有五年之禘三年之祫所謂間祀也而又有四時之享焉蓋祭不欲數數則瀆故有間祀祭不欲疏疏則怠故有時享宗廟之禮總而言之有三等蓋獻祼是禘之大祭飲食是祫之次祭春享而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總用衮冕大牢言之亦皆為下祭也雖禘不足為大祭祫不足謂之次祭也薛圖。家語曰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

祭之制

后稷東向群昭南向群穆北向。祫祭五齊泛醴盎緹沈禘祭四齊醴盎緹沈或以為祫三齊坊記所謂醴酒在室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或以禘四齊禮運所謂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其祼樽用雞彝鳥彝司尊彝云春祠夏礿祼用雞彝鳥彝以禘在夏故也。朝踐用兩犧樽再

獻用兩象樽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祭之禮質明行祼謂之晨祼繼以朝踐次乃饋熟以下是則每廟各行此禮須雖可以一日而畢又兼朝踐之義繹祭則同日

國朝嘉祐四年將行祫饗議者請陳瑞物及代國之寶元豐中請親祠太廟令户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仁祖神宗皆可其奏其後祫享應瑞寶貢物可出而陳者並不陳設親祠大廟準此四朝志

國朝舊制禮饌外設常食一牙盤元豐中罷之禮官呂希純嘗建議曰先王之於祭祀皆備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設古器禮饌即上古中古之食也牙盤常食即今世之食也而議者乃以爲宗廟牙盤原於秦漢之制殊不知三代以來自備古今之食請依祖宗舊制薦一牙盤及是詒從希純之議云太祖朝太廟見籩豆簠簋問侍臣以禮樂對帝曰我之祖宗寧識此命撤去亟令進常饌親享畢顧群臣設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進牙盤而後行禮邵康節曰太祖之於禮可謂達古今之宜矣聞見録。太祖皇帝開寶五年詔享太廟料外別置牙盤然則牙盤之制其來遠矣

九獻

一獻王祼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二獻后次王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

三獻薦腥朝踐之節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四獻后薦朝事之豆籩
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五獻薦熟饋食時王乃以玉爵酌盎齊以獻
尸六獻后薦饋食之豆籩又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七獻王醴尸以玉
斝酌朝踐之酳齊八獻后酳尸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以獻九獻諸臣
酳尸又次后以瑤爵酌盎齊獻尸諸臣之獻乃所以酢尸故曰諸臣之
所酢也此皆先儒之說薛圖載之。禮書曰先儒謂大祫十有二獻非
也先儒又謂公侯伯子男三祼在九獻之內亦非也司尊彝朝踐風雨
尊皆有罍饋食用兩尊皆有罍籩人醢人有朝踐王獻之后亞之諸臣
酢三獻也饋食王獻之后亞之諸臣酢六獻也酳尸三九獻也加爵不
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

一獻三獻五獻七獻

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
一獻熟鄭氏謂一獻祭群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
獻祭先公禮書。賓客獻數禮書曰賓客之禮士一獻士冠禮一獻卿大夫三

獻〔豕特牲三獻之介〕子男五獻〔禮器五獻之等〕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覲禮〕周春秋時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

配享

大禘詩曰實為阿衡實左右商王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末章言伊尹也〔稽古編書〕書盤庚告于群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國朝〕舊制親祠太廟不配享功臣有司詔講求禮例自是親祠始與享焉元豐三年禮官言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以三時為大也方是時百物皆報其祭有功宜矣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勤于大命施于烝彝後世烝祭不及功臣既不合禮而禘祫及之事不經見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禘祫配享罷之詔凡冬享禘祫及親祠功臣並配享

先後之辨

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為二說為鄭氏之說則

一祭二名之辨

曰前三後一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為徐邈之說則
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祫為月有
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
禘後則是二年而祫以二說攷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
明年禘於群廟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由此言之鄭氏依
倣魯禮推明王制實為有據本朝慶曆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熙
寧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八月而禘四十二月而祫庶
幾舉禮不煩事神不瀆禮官言唐開元中禮官用晉徐邈之說以二祭
相去各三十月合五歲再盛祭之說以為禘祫之數本朝自慶曆以來
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
耶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即比年頻祫
復踵前失請以慶曆以來舊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依見行典
禮四朝志 唐開元中二十七年禘祫在一歲

太宗伯肆獻祼是禘祭也饋食是祫祭也司尊彝追享是禘祭朝享是祫祭也既有此別而賈逵劉歆以為禘祫一祭二名漢平帝祫祭於明堂而張純以為禘祭章懷太子注云是大祭名可通也周禮既曰肆獻祼既曰追享又曰朝享差別甚禘祫也祫則及毀廟之主禘則及於祖之所自出也安得一祭而二名哉

時享

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所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商禮曰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蓋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士虞禮曰薦此祫事則時祭謂之祫宜矣）三年之祫大祫也蓋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已及於毀廟之主

月祭

玉藻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春秋文公六年書閏

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玉藻謂天子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釋論語謂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然周禮朝享非謂告朔而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於廟餼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 禮書

薦新

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于品景祐中禮官建議以謂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令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除依詩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於有司一時之議然四時登薦祖宗行之已久今欲稍加刋定取其間先王所常享用膳羞之物見於經者可依舊制存之其不經者去之庶幾不失禮意凡新物及時出者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於禮不當卜日漢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為廟歲二

十五祠而薦新在焉四朝志漢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特志帝政和中言者謂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數之中未聞一日並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之內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祭之日也詔薦新與朔祭同日即用次日

群祀類

天子七祀

商制天子祭五祀戶一竈二中霤三門四行五也歲偏諸侯與大夫天子周周制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霤竈或立戶() 周 有地大夫五祀無地大夫三祀禮記正義曰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鄭氏注云戶竈中霤門行也此商制祭法曰天子

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二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案王制曰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又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禮以解之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也有地無地見鄭氏注

漢立五祀

白虎通云户一祀竈二祀門三祀井四祀中霤五祀

唐開元制七祀

唐初廢七祀惟季夏祀祭中霤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四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户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其儀具開元禮

中霤

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鄭氏注云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正義云庾蔚云復謂地上累土之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

取明故兩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開牖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正義

祭四坎以下

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正義云泰昭壇名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有天下者祭百神

五祀七祀論

五祀見於周禮禮謂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為重該脩熙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太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小祝之五祀用小令之說釋王制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五祀所謂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祭不見他經鄭氏以七

祀為周禮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得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降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盖皆門户之類而已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説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秦陳寶祠

秦文公以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寶祠質如石似肝云語鷄

秦伏祠

秦德公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顏師古云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

名伏日巳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伏庚金也

八神祠

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其休絕莫知起時至始皇乃祠之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時主祠琅琊

漢蚩尤祠

高祖徇沛為沛公祀蚩尤釁鼓旗及即位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

唐親祀神農於東郊

明皇開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農於壇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壠畝止

唐先農壇

唐末徽以前皆謂籍田壇至乖拱後乃為先農後又改為帝社壇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太常修撰韋公肅言籍田禮廢久矣有司無考乃據禮經參采開元乾元故事為先農壇於籍田

漢宣室受釐

漢雅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未央殿前正室文帝受釐

唐壽星壇

明皇生於八月以仲秋日月會于壽星特置壇用千秋節日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東漢老人星廟在國都南郊祀之

宋朝壽星壇

景德三年八月王欽若言謹按月令八月命有司秋分日饗壽星於南郊其壇亦依靈星制度

風伯雨師

國朝每歲以立春後丑日祭風伯立夏後申日祭雨雷師諸州亦設祭

淳化四年光祿寺言風雨本中祠而獻官行禮及是小祠禮料切惟風

雨之功其於萬物最大唐太宗親曾展拜今禮數混亂乞行改正從之
祥符元年請令州郡長吏親享二年有司言州縣神祀並如小祀用羊
一籩豆各入簠簋各二從之

祭司寒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氷先薦寢廟鄭注云鮮當爲獻聲之誤
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氷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由古
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
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
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將食肉之禄
氷皆與焉正義云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凌人云
夏頒氷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日在北陸者北陸虛也謂十二月日
在虛之時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者西陸昴也鄭康成以四月之時
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氷以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
月也朝之禄位謂大夫以上黑牡秬黍者以其祭氷神色尚黑謂司寒

之神則元寘水神也火出而畢賦左傳云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不同者但建辰火星在卯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總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遠又三月內有四月節時故攙夏而言之。太祖建隆二年始置藏冰務而修其祭焉以四月命官率太祝用幣以黑牲祭元寘之神乃開冰以薦寢廟詞題。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祭訖鑿冰而藏之仲春開冰具開元禮通典

祀大火

康定元年太常博士胡宿請修火祀按春秋士匄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味陶唐氏之火正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說曰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後世以為火祖相土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按商丘今南京太祖皇帝受命之地當房心之次以宋建號用火紀德蓋取於此至真宗始升建京邑號為三都則閼伯之神上

配大火國家之興實受甚福至於祀典尤宜超異於昔今閼伯祠制度
狹小又不領於天子之祠官歲時府吏享祀而已甚非報本尊始之意
願詔太常列於祠宮歲時遣使齋其犧行祠事詔禮院詳定既而宿又
言云云祥符中交修大禮撰揖諸神雖偏方遠國山林之禮不出經據
偶在祀典者尚秩王公之犧牲牢之品而大火閼伯國家蒙福之神
宋興八十年祠官不以聞此有司之闕也又按左氏國語董因逆晉侯
于河公問曰吾其濟乎曰君之出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為大辰
辰以成善又曰嗣續其祖以穀之滋章昭以為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
所經緯以成善道子孫繼續其祖如穀之蕃滋推此而言則東方七宿
旁心逌有農祥之稱若因舊丘古祠除潔壇地臨遣近臣對祭閼伯不
惟講修火政亦延以祈豐年以陶唐之舊祀祖宗之闕典一旦恢而復
之為萬世法貽厥子孫永錫純嘏臣不勝區區太常禮院言閼伯為高
辛火正實居商丘主祀大火能宿其官後世因之祀為貴神配火侑食
亦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歲遂為重祀祖宗以來郊祀上

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閼伯之廟每委京司長吏致奠咸秩之典未始云
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切謂宜因興王
之地商丘之舊作爲壇兆秩大火以閼伯配之每建辰戌出納之月內
降祝板詔留司長吏奉祭行事籩豆牲幣得視中福云云從之